

# 福尔摩斯

探案

全集

## 四签名



[英] 阿瑟·柯南·道尔 著  
陈晓怡 译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PEOPLE'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

福尔摩斯探案全集

# 四 签 名



〔英〕阿瑟·柯南·道尔 著  
陈晓怡 译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  
PEOPLE'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四签名 / (英)阿瑟·柯南·道尔著;陈晓怡译.

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17

(福尔摩斯探案全集)

ISBN 978-7-02-012321-6

I. ①四… II. ①阿… ②陈… III. ①侦探小说-英国-现代 IV. ①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022271号

责任编辑 朱卫净 汤 森

装帧设计 高静芳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 
社 址 北京市朝阳区内大街166号  
邮政编码 100705  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制 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 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字 数 92千字  
开 本 890毫米×1240毫米 1/32  
印 张 4.5  
版 次 2018年1月北京第1版  
印 次 2018年1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12321-6  
定 价 28.0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-65233595

## 千古神探——柯南·道尔与福尔摩斯

柯南·道尔，一八五九年出生于英国苏格兰爱丁堡附近的皮卡迪普拉斯，其父为建工部公务员。柯南·道尔十一岁时进入全英最著名的耶稣会学校斯托尼赫斯特学院就读，十七岁进入爱丁堡大学医学院，一八八五年获得医学博士学位，同年与露易丝·霍金斯小姐结婚。

柯南·道尔从小热爱文学，开业行医期间，仍不断向《康希尔》杂志投稿。他非常热爱阅读侦探小说之父埃德加·爱伦·坡的作品，因而对侦探科学产生兴趣。他在爱丁堡大学读书时，非常崇拜一位名叫约瑟夫·贝尔的教授。贝尔教授有一个特殊的能力，他不仅能立刻诊断出一位初次见面的病人的病症，还能准确说出病人的个性、生活习惯、职业等。柯南·道尔根据贝尔教授的形象，塑造出侦探小说中一个无可取代的典型人物——福尔摩斯。在柯南·道尔第一部侦探小说《血字的研究》中，福尔摩斯一出场，便以这种神秘而特殊的能力，令他日后的搭档华生医生瞠目结舌。

《血字的研究》完成之初，并未立即受到出版商青睐。此书经历一波三折之后才得以出版，随即受到广大读者喜爱，福尔摩斯从此与世人见面。一八九〇年，第二部作品《四签名》问世，同样获得热烈回响。一八九一年初，柯南·道尔毅然决定弃医从文，致

力于文学创作。尽管他发表过许多其他冒险故事和历史小说，但读者最钟爱的还是他以福尔摩斯为主角的系列侦探小说。此系列作品共有四部长篇、五十六个短篇，后人将其辑为《福尔摩斯探案全集》。

柯南·道尔成功塑造了福尔摩斯这个人物，他以非常准确而真实的笔触描写这位冷静、机智又勇敢的神探。在他的笔下，福尔摩斯仿佛和我们生活在同一个时代，我们哪天也许走在街上就会与他擦身而过。他住在贝克街二二一号B，每天早上房东太太兼管家为他准备早餐，他边吃早餐边看《每日电讯报》及其他一些大众报刊。他出门时乘坐当时的大众交通工具火车或马车；喜欢散步，走遍伦敦大大小小的街道；对自己独特的本领非常骄傲。福尔摩斯虽为虚构人物，但鲜活得仿佛一直真实地存在着。

福尔摩斯在小说中是法国乡绅后裔，热爱音乐，喜欢思考，经常利用他所能取得的资料研究一切有关医学和侦探科学的问题。他善于观察，分析问题头脑冷静，能将各种线索系统地联系起来，然后再抽丝剥茧，使案情明朗化，而他的每次的推理都能合情合理，毫不牵强。

柯南·道尔在一八九三年发表《最后一案》，让福尔摩斯坠入深渊身亡，但随即引起广大读者强烈抗议。有人写信指责柯南·道尔是“凶手”“畜生”，两万多人取消订阅连载福尔摩斯故事的《岸边》杂志，就连作者的母亲也提出抗议，甚至有人为福尔摩斯服丧哀悼。但一直到一九〇三年，柯南·道尔才借《空屋》这篇故事让福尔摩斯戏剧性地复活。

时至今日，福尔摩斯已经成为侦探的同义词，没读过福尔摩斯探案故事、没读过侦探小说的人，也知道福尔摩斯这个人物。在正统文学史上，侦探小说或许无立足之地，但西方一些文学批评家开始给予柯南·道尔侦探小说新的评价。但无论如何，《福尔摩斯探案全集》历经百余年仍受到全世界读者的喜爱，越来越多的人在福尔摩斯探案故事的影响下创作侦探小说，柯南·道尔和福尔摩斯这两个名字，将继续世代相传。

## 目 录

千古神探——柯南·道尔与福尔摩斯 /1

1 演绎学 /1

2 陈述案情 /10

3 寻求答案 /16

4 秃头男人的故事 /22

5 彭迪切利别墅的悲剧 /34

6 福尔摩斯现场演示 /43

7 木桶插曲 /54

8 贝克街小分队 /67

9 线索中断 /78

10 岛民的结局 /90

11 阿格拉大宝藏 /100

12 乔纳森·斯莫的怪诞故事 /107

## 1 演绎学

福尔摩斯从壁炉架的角落拿起他的瓶子，再从精致的摩洛哥皮制盒子里取出皮下注射器。他用细长白皙、稍微颤抖的手指调整脆弱的针头，然后将左臂的衣袖往上卷起。他注视着已经布满针孔与疤痕的结实手臂和手腕好一会儿，一动也不动。最后，他将细细的针头刺进皮肤，缓缓地压下小活塞，然后整个身体埋进柔软的扶手沙发中，发出一声满足的长叹。

好几个月以来，我每天三次看到这样的情景，但并未习惯。相反，这幅景象让我越来越生气。我因为缺乏勇气上前指责他，深感良心不安。我多次下定决心和他好好谈谈。但任何人看了福尔摩斯那冷酷和满不在乎的表情，都会觉得想要向他提出忠告并非易事。他的气魄，对人颐指气使的态度，以及其他诸多性格特征，总是使我临阵退缩，不敢招惹他。

然而就在那个下午，不知道是因为午餐喝了点红酒，还是因为他打针时那从容地态度，我突然觉得无法再沉默下去。

“今天用什么？”我问，“吗啡还是可卡因？”

他手里拿着一本印着黑色铅字的旧书，缓缓地抬起眼睛看着我。

“可卡因，”他说，“浓度百分之七。你想试一试吗？”



“不用了！”我毫不客气地回答，“在阿富汗战争中受的伤害没有完全恢复，我现在还不能承受太大的刺激。”

他微笑着看着恼怒的我。“也许你是对的，华生，”他说，“我知道这些东西对身体不好，但我发现它们能让我保持身体兴奋和头脑清醒。副作用和正面作用比起来微不足道。”

“但是你仔细想一想！”我认真地说，“想想付出的代价！也许就像你说的，你的大脑真的能兴奋起来，但这是人体细胞组织急速变化导致的，这种变化是有害的，不正常的，会留下永久的伤害。你很清楚药物引起的不良反应！为什么要为了那一瞬间的快感，冒着可能丧失卓越能力的风险呢？请记住，我不只是以朋友的身份提醒你，还是以关心你健康的医生的身份。”

他看上去并没有生气。他十指交叉，手肘靠在椅子的扶手上，好像对这个话题很感兴趣。

“我的大脑，”他说，“对停滞不动的事物很反感。你要给我问题、工作、最难解的密码，或是最复杂的问题，我才会觉得舒服一点。我可以马上戒掉人工兴奋剂，但是我痛恨一成不变的惯例，我渴望心灵的提升，这是我选择这种特殊职业的原因。应该说，这个职业是我创造的，因为世界上只有我一个人能胜任这种工作。”

“唯一的私家侦探？”我抬眼问道。

“唯一的私人咨询侦探，”他回答，“我是侦探界最后也是最高的裁决机关。格雷格森、雷斯垂德、阿瑟尔尼·琼斯遇到可能困难时——顺道一提，这是常常发生的事——会来向我请教。我以专家的身份审查材料，发表一点专家的意见。我得不到任何好处，报纸

也不会刊登我的名字。但工作本身，特殊能力得到发挥后带来的快感，就是最好的报答。你已经从杰弗逊·霍普一案知道我的工作方法了。”

我诚恳地说：“不错，我还记得那个案子。我这辈子还没见过那么令我震撼的事件。我已经把那件事的经过写成了一本小册子，取了个很特别的标题，叫《血字的研究》。”

他悲伤地摇摇头。

“我大致翻了一遍，”他说，“老实说，我无法祝贺你。侦探术是一种精密的科学，必须冷静地研究它，不能感情用事。你给那个案子加上了一层小说色彩，就好像在几何定理中掺进了爱情故事。”

我反驳道：“但那个案子中的确有小说一样的情节，我不能篡改事实。”

“有些事实可以不写，或者说对事实要有所侧重。那件案子里，唯一值得一提的重点就是，我从结果找到了原因，并经过精密的分析和推理破了案。”

我写那篇作品，本来是想博取他的欢心，没想到作品被他批驳了一番，所以我很不高兴。我承认，是他的自负惹怒了我。他的意思似乎是，我的作品必须完全描写他个人的所有行为。和他一起住在贝克街的这几年里，我不止一次地发现，他安静但又喜欢说教的性格中，隐藏着些许自负。我不再说话，坐在那里按摩伤腿。我的腿被子弹打穿过，走路无碍，但天气一变化就疼痛难忍。

“我的业务已经延伸到欧洲大陆了，”过了一会儿，福尔摩斯突然说，一边将那只老旧的石南根烟斗填满烟丝，“上星期，弗朗西

斯·勒维拉尔来请教我，你可能听说过他，他最近在法国侦探界小有名气。他拥有凯尔特民族的强烈直觉，但缺乏提高侦探技能必须的广泛知识。他咨询的是一件遗嘱案，很有趣。我叫他参考两个相似案件：一八五七年里加的案子和一八七一年圣路易斯的案子，这两个案子帮他解决了他自己的案子。这是我早上收到的感谢信。”

他把一张写满外文的、皱皱的信纸递给我。我浏览了一遍，发现了许多赞美的字眼，比如“优秀”“精英”“绝技”等。这个法国人对福尔摩斯是由衷地敬佩。

“他就像小学生对老师说话一样。”我说。

“嗯，他对我的帮助的评价有点过高了，”福尔摩斯淡淡地说，“他自己其实满有天分的，一个优秀侦探该具备的条件，他已经有了三分之二，他有观察和推理的能力，现在缺的只是知识，不过这个可以慢慢弥补。他现在正将我的一些小作品翻译成法文。”

“你的作品？”

“哦，你不知道吗？”他笑着说，“是的，我发表了几篇专题论文，都是有关专业技术的。举例来说，有一篇《不同种类烟灰的区别》，我在文章里列举一百四十种雪茄、香烟与烟斗的烟草，并用彩图指出不同烟灰的区别。烟灰是刑事案件中的重要线索，有时候是最重要的线索。比方说，如果你能确定一件谋杀案的凶手抽印度伦加烟，那调查范围就大大缩小了。对受过专业训练的人来说，特里奇诺波利雪茄的黑色烟灰和‘鸟眼’香烟的白色绒毛状烟灰判若天壤，就像包心菜和马铃薯。”

“你的确很有观察小细节的天分！”我说。

“因为我觉得细节很重要。我还写过一篇关于脚印的论文，里面提到如何使用熟石膏保留脚印。还有一篇有趣的小论文，主题是不同职业对人的手形的影响，这篇文章还配了石板工、水手、软木切割工、排字工、纺织工和钻石磨光工的手形绘图。这些学问对科学地查案有非常重要的实际意义，尤其是在碰到无名尸体和追查凶手身份时。你大概觉得我的兴趣很无聊吧。”

“一点也不，”我真诚地回答说，“我很感兴趣，特别是在亲眼见识了你运用这些知识之后。你刚才提到了观察和推理，在一定程度上，两者是同时发生的。”

“没有，这种情形很少发生，”他回答，舒服地靠在扶手椅的椅背上，吐出一口浓浓的蓝色烟圈，“比如，我通过观察知道你今天早上去了威格莫尔街的邮局，我经过推断后知道你在那里发了一封电报。”

“没错！”我说，“你两样都说对了。但必须承认，我不知道你是怎么办到的。我早上只是临时决定去邮局，也没跟任何人提起。”

“这很简单，”他看到我那么惊讶，轻声一笑，“简单到任何解释都是多余的，不过解释一下或许可以分清观察和推断的界限。我通过观察发现你的鞋面上沾了些红色的泥土。威格莫尔街邮局正对面的人行道最近刚好被翻起来，因此那里到处都是泥土，人在进邮局大门时很难不踩到。据我所知，那里的土刚好是很特别的淡红色，而附近别的地方没有那种泥土，这就是经由观察的结果，剩下就是推断的部分。”

“那你是怎么推断出我是去发电报的？”

“今天整个上午我都坐在你的对面，并没有看见你写信。我注意到你的桌子上有一大整张邮票和一沓明信片。你去邮局，除了发电报还能干什么呢？剔除其他因素，剩下的就是事实。”

“这件事你说得完全对，”我思考了一会儿之后说，“但是如你所说，这件事很简单。现在我想用一件复杂的事来考验你，你不会觉得我鲁莽吧？”

“完全相反，”他回答说，“我很欢迎，省得再次使用可卡因了。我乐意解答你提出的任何问题。”

“我曾经听你说，一个人很难不在他的日常用品上留下个人的痕迹，一个受过训练的人可以轻易地发现这些痕迹。我最近得到一块怀表，可不可以请你告诉我这块表上一个主人的个性与习惯？”

我带着愉悦的心情将表递给他。我以为他决不可能回答得出来，故意以这个小测验表明对他惯有的教条式态度的不满。他将表拿在手里掂了掂，仔细看着表面，又打开表盖，先是用肉眼，然后又用高倍放大镜查看里面的机件。他垂头丧气地将表盖啪地一声合起来，然后把表交给我的时候，我差点忍不住笑出来。

“几乎找不到遗留下来的痕迹，”他说，“这只表刚刚被清洗过，我没有办法找到非常明显的特征。”

“你说得对，”我回答说，“表在到我手上之前被清洗过。”我心里不屑地认为，他竟然找这种毫无说服力的借口来掩饰自己的失败。他就算从一块未被清洗过的表上，又能看出什么名堂？

“虽然没有大线索，但也不是完全看不出名堂，”他继续说，两眼无神且朦胧地向上看着天花板，“如果我没猜错，这块表应该是

你父亲留下来、由你大哥继承的遗物。”

“你显然是从表盖上‘H.W’两个字母猜出来的吧？”

“可以这么说。大写W是你的姓氏的缩写，表大概是五十年前制造的，而字母看起来和表一样年代久远，因此可以推断这块表最初属于上一代人。珠宝类的财产通常会留给家中的长子，而长子大部分都和父亲同名。如果我没记错，你的父亲已经过世多年。因此，这块表之前一直属于你的大哥。”

“到目前为止你说得都对，”我说，“还有别的吗？”

“他是一个不爱干净的人，非常不爱干净而且粗枝大叶。他继承了许多家产，但是没有好好利用这些财富，有好长一段时间处于贫穷状态，景况好的时候不多。最后，他因为酗酒而死。这就是我能通过表得到的全部信息。”

我从椅子上跳起来，不耐烦地在屋里来回踱步，心里很难受。

“这就是你的不对了，福尔摩斯，”我说，“我不敢相信你竟然会玩这种伎俩。你先了解了我那个可怜的大哥的一生，然后假装这一切都是你用玄妙的方法推断出来的。你以为我会相信你能够从这块旧表看出这一切吗！太过分了，坦白说，你活像个到处欺骗无辜之人的江湖郎中。”

“亲爱的医生，”他和善地说，“请接受我的道歉！我刚才专心推断，完全忘了这可能是你很私人而且痛苦的回忆。但是，我跟你保证，你递给我这块表之前，我还不知道你有个哥哥。”

“那你是怎么得到这些结论的？你刚才说的句句属实，这太神奇了。”

“啊，那只是我运气好而已。我只是说出了可能的情况，没想到全对了。”

“但你应该不是瞎猜的吧？”

“哦，当然不是，我从来不猜。猜是一个很不好的习惯，对逻辑推理害处很大。你觉得奇怪，是因为不了解我的思路，不了解见微知著。举例来说，我首先说你的那个哥哥行为不谨慎。你看看表盖的下半部分，那里有两处凹痕，还有许许多多的刮痕和印记，这表示主人曾将表和硬币或铜板之类的硬物放在同一个口袋里。说一个如此保存价值五十金币怀表的人粗枝大叶不过分吧。既然他能继承这么珍贵的怀表，想必还继承了许多其他遗产。”

我点点头，表示已经跟上他的思路了。

“英国当铺的行规是，收进一块表以后，通常会拿大头针将当票的流水号码刻在表盖的内面。这样做比挂个标签在表上好，因为不用怕号码掉了或是被人涂改。我用放大镜看到表盖内面至少有四组号码。我根据这个推论：一，你大哥常常缺钱用，二，他偶尔也能发点小财，不然不可能把表再赎回去。最后，我请你看看表内盘上的钥匙孔。看看钥匙孔周围那无数道刮痕，那是钥匙刮磨留下的。头脑清醒的人插钥匙不是一插就进去了吗？而所有醉汉的表都会留下这样的痕迹。这些痕迹是他每天晚上用颤抖的手上发条留下的。整个推理过程中有什么神秘可言呢？”

“再清楚不过了，”我回答说，“我很后悔刚才指责了你，我应该对你神奇的推理能力更有信心。请问你目前正在查什么案子吗？”

“没有，所以我才会用可卡因。我一天不动脑筋都不行，要不

然人活着还有什么意义？你站到窗边看看，这个世界难道还不够凄凉、沉闷和无聊吗？浅黄色的薄雾席卷街头，飘过褪了颜色的房舍，还有比这更暗淡更令人绝望的景象吗？一个人身怀绝技但无用武之地，那这些绝技还有什么用呢？犯罪是寻常事，人生在世也是寻常事，这个世界上除了寻常事什么也没有。”

我正要回应他这番激烈的言论，一阵响亮的敲门声传来，房东太太走进来，手里的黄铜盘上放着一张名片。

“先生，有一位年轻的小姐找你。”房东太太对福尔摩斯说。

“玛丽·莫斯坦小姐，”他读着名片上的名字，“嗯，我对这个名字没有印象。赫德森太太，你请这位小姐上楼来吧。医生，你不要走，我希望你能留在这里。”



## 2 陈述案情

莫斯坦小姐以沉着稳健的步伐走进房间。她是一个金发年轻女子，个子娇小，仪态优雅，手上戴着一副手套，身上的服饰透露出素雅的品位，可以看出她并非出生于富贵之家。洋装是暗沉的灰棕色毛呢，没有花边和装饰。她戴着一顶颜色一样灰暗的无边帽，帽檐上有一点羽毛装饰。容貌不美不丑，但透露出甜美和亲切，那双蓝色大眼睛显得和善且炯炯有神。我曾在三个大陆的多个国家旅行，见过无以计数的女人，但从没见过这么机敏而优雅的面庞。她在福尔摩斯指着的那张椅子上坐下时，我注意到她的嘴唇微微颤动，双手也在发抖。她的内心正紧张不安。

“福尔摩斯先生，我会来找你，”她说，“是因为你曾经帮我的老板塞西尔·福里斯特太太解决了一起家庭纠纷，她对你的友善和能力赞赏有加。”

“塞西尔·福里斯特太太，”福尔摩斯思索着复述道，“我的确替她服务过一次，但是我记得那件案子非常容易。”

“她不这么认为，你也不会认为我的案子容易。我想象不到比我现在的遭遇更诡异、更难以解释的事。”

福尔摩斯搓搓手，两眼放光。他在座位上前倾上半身，他那轮廓清晰、就像老鹰一样的脸上表情专注。